

逸梅雜札

鄭逸梅著
齊魯書社



逸 梅 杂 札

郑逸梅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24千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书号 10206·109 定价 1.30 元

前 言

我写作较早，开始于一九一三年，由报刊而杂志，东涂西抹，迄今垂垂七十寒暑了。所作什九为小品笔记等类，朋好们开玩笑，称我为“补白大王”，实则贤者识大，不贤识小，补白则有之，“大王”那就得加上引号了。且我的写作，简直是肴饌中的“红杂拌”，什么都有些，却不是整品。此后渐渐趋向人物掌故，这些无非是忆旧追往的东西，因此我自称为“旧闻记者”，金石家邓散木为我刻了这方印章，经常钐用。满拟取“补白大王”而代之，岂知事实不如此，年来各处来访的人很多，他们写采访稿，不是“补白大王”长，便是“补白大王”短，好象这个开玩笑的称号，成为终身注定，这顶帽子，脱卸不掉。那我没有办法，只得听其自然的了。

我写惯了文言文，所以已往的作品，大都文言出之。这本《逸梅杂札》，是我早期的刊物，一本名《味灯漫笔》，一本名《近代野乘》。这两种刊物，阅年太久，坊间固已绝版，连我自己，经过浩劫，也没有存留的了。朋好和嗜痂成癖的读者，纷纷向我索阅和探询哪里可设法买到，这样引起我敝帚自珍的念头，知道我友陈汝衡教授处，尚收藏着我的拙作，便和他商量，先取以上两种，付诸重印，合两册为一，易称《逸梅杂札》。因为内容虽都是人物掌故，但这些人物，不分类别，还是脱不了一个“杂”字，现在把它作为资料，仅供参考，杂

些也就无所谓了。书中人物，以晚清民初为归，那个时代，和现在的时代当然不同，思想感情也有所分歧，即我写作态度，也和目前不一样。那么既属旧作，只得任之，以存当时的面目，倘一修改，则未免失去真实性，反觉不很妥善。所以我在文字上除改正几个错误字外，其它一仍其旧。还请同文和读者，在原谅上加以指正吧！

一九八四年秋，郑逸梅识于纸帐铜
瓶室之北窗，时年九十。

目 录

前言

味灯漫笔

江南刘三抗议赛马·····	6
袁项城之筹备登极费·····	7
俞仲还盲目奇闻·····	8
清末府中学堂之耆宿·····	9
俞剑华之怪宅·····	9
朱梁任雪夜访友·····	10
吴中彭氏科甲之盛·····	11
杨了公真假两死期·····	12
李蕴章以耳代目·····	13
黄摩西旧居吴中严衙前·····	14
吕碧城刚愎成性·····	15
乌目山僧与爱俪园·····	16
步林屋寄女逾百·····	17
李梅庵拒绝索诈书·····	18
管佐鼎与警眼·····	19
张冥飞一掷千金·····	20
胡寄尘搜罗启蒙书·····	21
林庚白预知陈英士死期·····	22
蔡子民癖好园艺·····	23

宋哲元帅事刘春霖·····	24
高邕之气量褊狭·····	25
叶楚伧之酒癖·····	25
光复无锡之孙慨翁·····	27
叶佩纶代兄偿债·····	28
胡石予画梅有传人·····	29
邹容遗墨付诸一炬·····	30
周人菊搜罗周实丹遗稿·····	31
邹亚云养痾沧浪亭·····	32
梁鼎芬之两知己·····	33
许指严饮酒渡僧桥·····	34
顾悼秋追念琴友·····	35
沈剑霜之死因·····	36
王大觉酒后狂态·····	37
张善子向冒鹤亭索诗·····	39
刘半农反对奴性称谓·····	40
赛金花不谙英语·····	41
叶鞠裳诋毁杨守敬·····	42
陈蜕庵愿作介之推·····	43
张謇公筑诗人张景公墓·····	44
谢玉岑笃于伉俪·····	45
镌刻革命图章之底奇峰·····	46
陈石遗夫妇具诗才·····	47
汪憬吾不忘师门·····	48
郑海藏与伪满文献·····	49
郑叔问尺牍多隽语·····	50

王湘绮大胆改宋词·····	51
陆稼书之田家行·····	52
易实甫有钟王之号·····	53
戚饭牛善制联语·····	54
汪野鹤不修边幅·····	55
俞荫甫之生挽·····	56
卜舫济纪念古柏教授·····	57
太虚法师喜交诗友·····	58
燕谷老人病中检稿·····	59
张香涛决狱晕仆·····	60
寄禅上人被伧夫掴颊·····	61
徐仲可提倡天足·····	63
姚石子之昭明忆语·····	64
庞槩子避谤海上·····	65
周实丹一往情深·····	66
金鹤望引咎自责·····	67
沈思齐建怀爽楼·····	68
奚燕子得名之由来·····	69
南社之圣手书生朱少屏·····	70
吴昌硕之画兰绝笔·····	71
石韞玉之贫困生活·····	72
曾农髯负母逃难·····	73
一度为和尚之骆亮公·····	74
陈秋水一介不取·····	75
朱古微晚年之代笔者·····	76
健啖之天台山农·····	78

鸣社祭酒姚劲秋·····	79
陆士谔述西太后轶事·····	80
吴中公学时代之苏曼殊·····	81
桥本关雪师法信陵君·····	82
欧阳巨源死于花柳病·····	83
刘铁云流戍挟姬人·····	84
诸贞壮杭居被焚·····	85
丁三在创制聚珍仿宋铅字·····	87
张锡銮逸园寄迹·····	88
陈戮庵讥讽日政府·····	89
朱良材拯人于危·····	90
章太炎痴态毕露·····	91
杨乃武观剧第一台·····	92
王竹浦查夜受辱·····	94
蒲作英僦居嘉兴城隍庙·····	95
江小鹈静园寄傲·····	96
丰容盛鬋之薛文华·····	97
况夔笙易簪于贝勒路·····	98
陶诒孙嗜吃薄脆饼·····	99

近代野乘

白龙山人泼墨画荷·····	105
蒙古诗人三六桥·····	106
徐竹贤组织宛米山房·····	107
天虚我生主持自由谈·····	108
王莼农之菊影楼影事·····	110
落花诗著名之沈太侔·····	111

许息庵访斲山语录	112
张善子之三虎图	114
任立凡寓居顾氏怡园	115
胡汀鹭目中无倭卒	116
宣古愚不愿以词人名世	118
褚礼堂贫病交迫	119
陈石遗之诗仆张宗扬	120
汤寿潜之俭约	121
龟年清话中之孙菊仙	122
徐小仓顽劣成性	123
书画赈灾之第一人金免痴	124
胡石予自著墓志铭	125
露兰春难产殒生	127
刘三解带处	128
王聘三因医得偶	129
黄梦琬之生讣	130
丁叔雅隐几坐化	132
姚叔平赏桃遇雨	133
潘兰史浪游柏林	134
易大厂嗜饮黑啤酒	136
杨钟羲反对张季直	137
曹饕餮居近滂喜斋	138
袁思亮人似东坡肉	139
胡朴安之警惕语	140
善于题图之梁鸿志	141
黄秋岳藏渔洋手批诗集	142

杨东山辑海上墨林	143
韩紫石锐意吏事	145
瞿鸿机貌似同治帝	146
沈淇泉名片之效用	147
罗振玉多名号	148
顾鹤逸古道可风	149
缪斌倾陷彭国彦	150
蔡寒琼嗜茶成癖	151
李审言之骈文比喻	152
赛金花并不美艳	153
严几道之海军生活	154
庄吕尘擅唱须生	155
周梦坡之赴告	156
汪兆铭狱中笔札	157
赵撝叔与李莼客两贤相阂	159
林铁尊访曝书亭遗迹	160
陈鹤柴用白纸扇录诗	161
蔡子民反对乘轿	162
郁葆青创商余学社	163
罗瘿公之最后绝笔	164
郁屏翰发明绸雨衣	165
吴秋农几欲自沉	166
陈师曾之北京风俗画册	167
吴观岱善临石涛山水	169
李平书采风问俗	170
张南皮赠金章太炎	171

杨云史嗟叹蒋檀青	172
李梅庵天阹无子	173
我国制珂罗版之第一人赵鸿雪	174
王碧栖颓废自放	175
吴钝斋被阉西太后	177
口译茶花女之王晓斋	177



笔 漫 灯 味

题 词

（一）许瘦蝶

眼中人物知多少，德业何尝付浪淘，好藉闲情传轶事，万花璀璨缀霜毫。

（二）沈禹钟

自托弦歌乐有余，兴来涉笔仿虞初，栖迟渐逐流人老，四海争传夹漈书。

（三）郑雪耘

夹漈鸿篇萃典坟，所翁心史亦奇文，吾家直笔多南董，野乘新成是毕军。

（四）汪旭初

月旦评量古有之，偶拈世说亦堪师，多君闲话淞云后，又对青灯忆往时。（逸梅曾撰《淞云闲话》一书。）

（五）姚鹓雏

衰病侵寻亦自怜，鬓丝禅榻落花前，把君书比王乔药，有味青灯似小年。

（六）柳亚子

肯将笔札媚公卿，激浊扬清有不平，俗世文章多肮脏，羞教人说五侯鯖。

（七）屈弹山

片羽由来珍凤采，碎金时复见龙鳞，古人已渺音容在，点鬼新成君莫瞋。

（八）陈涵度

娓娓清言述旧闻，秋坟鬼唱逊斯文，不知几许心头血，想见篝灯午夜分。（君自号旧闻记者，邓先生散木为刊一印。）

（九）秦伯未

郑子工诗且工文，平生多见复多闻，夜来健谭更健笔，有笔述古兼述今。今人物化便成古，古人今人发难数，奇情怪癖间足传，史官弃之我独取。乃知近史多矫揉，奚如野乘能并

收，贤奸不肖寄微辞，亦若斧钺严春秋。我正填膺苦块垒，喜效苏髯邀说鬼，鬼本妄言姑妄听，得此一编狂喝采。吁嘻能者无不能，前身尚与裴刘朋，裴淮行文霹雳手，刘随言事水晶灯。

（十）王春渠

销尽踰糜日几丸，写来桑野景千般，纪闻涑水关隆替，莫作齐东浪语看。

胸罗故实等丘山，笔吐光华耀宇寰，纸上银河九天落，化为珠玉遍人间。

江南刘三抗议赛马

革命烈士邹容瘐死狱中，刘季平捐地为营葬事，人无不知有刘义士其人。刘行三，因以“江南刘三”自号。与故小说家陆士谔为葭莩亲，其夫人陆灵素，即陆士谔之妹也。双栖华泾黄叶楼，人以赵明诚、李清照拟之。而刘不寿，尤与明诚相吻合。生前籍隶南社，却不以诗文揭刊南社集中，实则其诗饶有唐音也。与苏曼殊殊友善，予最爱诵送曼殊之印度诗，如云：

“早岁耽禅见性真，江山故宅独怆神，担经忽作图南计，白马投荒第二人。”曼殊作画，即以是诗题之。刘生平嫉恶如仇，不畏强御。犹忆民国二十年间，时刘为监察委员，以旅沪西商，于每年冬季，辄赴四郊赛马，田畴被蹂，农民苦之。而上海县长不之抗议，刘憾之甚，因向监察院提案，以县长溺职，请予撤办，其呈文颇可诵，略云：“上海西商，近来每于冬季星期，前赴四乡赛马，男女杂沓，衣衫缤纷，啞哑叱咤，千百成群，越陌度阡，观者骇诧。是时麦已抽绿，豆苗初肥，野菜油油，方当上市，一经蹴踏，尽为泥土，三著籍是乡，引为大憾。曩曾致书当道，极言利害，以为伤毁农作，计亩可偿，为害犹浅，蔑视中国领土，所关者大。理宜抗争，而言未采于刍蕘，事旋忘于春夏，近以病衄假归，又睹此践踏之怪状，而本县长仍无一言抗议，人谓县长实受西人馈送，此尚未能证